

# 活着回家

子戈 著

—小说集—

# 活着回家

—小说集—

子戈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活着回家 / 子弋著. --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  
2017. 4

ISBN 978-7-5143-6014-1

I. ①活… II. ①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  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1985号

---

## 活着回家

作 者 子 弋  
责任编辑 李 鹏  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 
邮政编码 100011  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 兼传真 )  
网 址 www.1980xd.com  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  
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  
印 张 17  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6014-1  
定 价 4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# 目 录

择日宣判 / 1

活着回家 / 79

九哥 / 199

越位 / 213

逆子 / 229



## 择日宣判

别说半年多，就是两个月，华紫雨肚子也等不了。梁辛墨看过这类的报道，如果孩子生下来，他和华紫雨的事情就彻底坐实了，就可能构成了重婚罪，判了刑他就什么也没有了。即便是李月仙不去告他，如果有谁举报，被纪委掌握了情况，以通奸的名义撤销他的职务，那他辛辛苦苦二十多年取得的这点前程，也就彻底玩完了。

1

梁辛墨来到法院，就摇身变成了怨妇。他先是见了主管民事的副院长，副院长把他交给了民事庭长，民事庭长又把他转给了法官郑泽明。面对这三个人，他分别诉说了一遍自己不幸的婚姻和离婚的决心，苦水越倒越多，决心也越表越坚定。晚上，他在快活林酒店做东，请副院长夫妇、庭长、郑泽明吃了饭，推杯换盏，掏心掏肺，借酒抒怀，直至涕泗交流，一副苦大仇深、终于找到组织的模样。

副院长夫妇和庭长显然是管杀不管理的主儿，谈笑自如，只有郑泽明面带几分郑重之色，从举止、神态到说话的分寸，都和他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。

酒宴散去，副院长夫妇和庭长各自乘着自己的座驾离去，自然把郑泽明留给了他。进了所住的小区，郑泽明道谢下车，被他拽住，司机小郭立

刻消失了。他拿出备好的红包塞进了郑泽明口袋，郑泽明像被火烧着了一样，立即掏出来，正色道：“这可不行！梁局长，你是院长的老同学，我一定会尽力的！”

梁辛墨显出十二分的诚恳：“一点心意，千万不要有什么压力。这事成与不成，我都想交老弟你这个朋友。该怎么周旋，我都听老弟的。”

郑泽明简要分析了一下梁辛墨的案情，然后说：“现在的离婚案件，没有法定的理由很难判离。你这种情况，确实很有难度。”

趁着说话的当口，郑泽明的注意力似乎降低了，他再次把红包塞进了郑泽明的口袋，郑泽明再往外掏时，被他按住，赶紧问道：“那该咋办才好？你有经验，帮老哥想想办法！”

郑泽明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你的事最好找个律师，让他来具体操作。对你有利的事实和理由让他讲出来，一是可以给对方压力，二来我也好为你说话。”

他让郑泽明给他推荐一个，郑泽明说：“魏太平吧，他的办法多。”

## 2

魏太平看上去不到四十岁，白脸，细眉，寸头，一看就是精明能干的

主儿。梁辛墨听说过大名，只是未见其人。他显然没有法官好糊弄，听了梁辛墨精心讲述的故事，露出狡黠的目光来，只坏笑，不说话。这反倒让梁辛墨心里踏实，暗叹郑泽明推荐的律师确有几分道行。

等梁辛墨住了口，魏太平才起身从办公桌后走出来，请他在根雕茶台前坐下，打开冷藏箱，说我这儿有大红袍、祁红、金骏眉、信阳毛尖、竹海金茗，你想喝点啥？

梁辛墨说随意，魏太平这才用玉瓷盖碗沏了一泡铁观音，洗茶，泡茶，倒茶，敬茶。喝过第二道，魏太平停下来，说：“根据你现在说的这些情况，都是夫妻之间的鸡毛蒜皮，即使我是法官，也不会判你离婚。”

梁辛墨笑笑说，副院长、庭长、郑泽明都愿意帮忙的。

魏太平一针见血：“我知道你和主管院长的关系，但这远远不够。这些关系只能让他们产生帮你的意愿，但要让他们真正地帮你，还必须要让他们有帮你的办法。既能帮了你的忙，还不违背法律规定，经得起推敲。任何法官都不会为了帮你，打伞顾不住伞把，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来。除非他打算办完你这个案件，就回家抱孩子玩了。”

梁辛墨又笑了：“我就说嘛，郑法官介绍的律师，绝不是等闲之辈。采用办法就得看魏律师了。”



“不简单！”魏太平立即把自己撇清，“一切办法都要以案件的事实和法律的规定为前提。你如实告诉我相关离婚的真正原因，我才有可能想出适合你的办法来。”

梁辛墨又是一笑，一副豁出去的表情，说他在外边有了女人，并且他老婆还知道了一些情况。

魏太平这才满意地笑笑，不再说话。梁辛墨从那眼神中看到魏太平已经成竹在胸了，就请教应对的办法。魏太平却不着急，又追问，有没有被捉奸在床？你老婆有没有掌握证明你们关系的信件、短信息、聊天记录？梁辛墨都回答没有。他不会傻到连屁股都不知道擦的地步。

魏太平才说：“这就好办了。你老婆知道你和情人的事，肯定会在法庭上大肆渲染。如果她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就只能算是捕风捉影，根本不能证实你有情人。我们就可以说她生性多疑，对你缺乏起码的信任和尊重，严重损害了夫妻感情。如果她掌握了确凿、充分的证据，能够证实你确实有情人，我们就可以说你第三者插足，对方不能原谅。这两种结果都符合最高法院确认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条件。这就是说，只要她在法庭上提到你这件事，就将她置于两难之下，都可以作为判决离婚的理由。而你却进退有路，不管怎样都可以达到离婚的目的！”

魏太平的话如醍醐灌顶，令梁辛墨茅塞顿开，但他还是立即意识到了另一个问题，能不能证实他有情人，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没有影响。

魏太平说：“当然有！如果证明你有情人，那么在分割财产时，就会倾向无过错一方。如果你不想破财，就必须收敛一点，别在案件审理期间，被对方抓住了尾巴。”

梁辛墨笑了笑，说明白了，律师费是多少？魏太平说免费。梁辛墨不动声色地看着魏太平。魏太平果然还有下文：“你们城建局是不是需要一个法律顾问？”

### 3

晚上，梁辛墨请魏太平吃饭，魏太平约了郑泽明过来。郑泽明从不多话，却喜欢和魏太平斗嘴，还都是他事先琢磨好了首先挑起，结果却总是他占不了便宜。他看一眼梁辛墨说，律师怎么和鸡一样，谁给钱就给谁干哪？魏太平自然不吃素的，说那也比法官强，给钱干，不给钱也得干。俩人相视哈哈一笑，魏太平便进入正题，推演了自己的思路，并盯着郑泽明，让他表个态。郑泽明说：“如果不出意外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。不过……看具体情况再说吧。”



梁辛墨对郑泽明的印象是，这家伙有点油，总要给你自己留下退路。

#### 4

梁辛墨近来梦魇缠身，迷迷糊糊进入一个梦境才能入睡，醒来时也是从另一个梦境中稀里糊涂地出来，不管是几个小时，还是几分钟，哪怕只是一恍惚，都置身梦中。梦到的是什么都说不清，只感觉醒来时比没睡着前还要累。

不做梦还能睡着的时候也是有的，那是在华紫雨的床上。这样的睡眠才算是休息，一觉醒来，能让他感到四肢充盈，精神抖擞，整个儿身心愉悦。他说，我是漂泊的舟船，你是我的港湾。每当听到这话，华紫雨就会把他的头抱在怀里轻抚着，让梁辛墨像摇篮里的婴儿一样甜蜜。

下午，魏太平电话告诉梁辛墨，案件已经立了，而且庭长已将案件分给郑泽明承办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他拿起电话，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华紫雨，却没有拨出，迟疑到这时才打过去。

华紫雨却一下沉默了。这与梁辛墨的预想反差很大。听到盼望已久的消息，华紫雨不应该只是这样的反应。

电话的那一端终于传来一声轻到不能再轻的叹息，那叹息稍不经意就



会被忽略，而梁辛墨还是确切地捕捉到了。

“我是不是一个坏女人哪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！”梁辛墨的语气不容置疑，尽管此刻他的心已被异常的茫然占据着。

“难为你了，”这才是他熟悉的声音，如清风，似丝雨，可以轻抚着他，浸润着他，“你一定很累了，歇会儿吧。”

梁辛墨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堪重负，就像再有一根稻草就会被压垮的骆驼。华紫雨的话像催眠一样，将他轻轻托起来，放倒在套间里的床上。他依旧紧握着耳边的手机，似乎一放下来，就会瞬间失去了那魔力一般。这张床是他今天刚刚让人买来的，躺上去很是舒适。电话那一端又适时地传来那幽幽的声音：“我也想躺在新床上。”

如果在平时，他一定会血脉偾张，立刻做出回应，恣意缠绵一番。每当他们这样通话，手机不但可以消除世间的一切距离，让他们真切地感到彼此的存在，而且能够被对方的激情所点燃，释放出销魂的快感。不知多少次，他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已经出窍，放浪在茫茫天际，与华紫雨那欲仙欲死的高潮相互交融，最终合二为一。这一切让他们沉醉，痴迷。

此刻他却无法集中精神，陷入莫名的迷茫之中无法自拔。尽管所有该



做的工作都已尽力了，但他对案件的结局依然缺乏清晰的预见，更没有决胜的把握。没有把握的事还必须去做，这不免使他感到有些无奈。他很清楚，自己的婚姻早已成了一潭死水，令他窒息，只有终结了这场婚姻，才能使他得以解脱。让他不安的是，在今天真正提起离婚诉讼的时候，他隐隐地觉得事情远非那么简单，但究竟复杂在哪里，会是怎样的复杂，他并不知晓。也正是因为他的不知晓，他才这般迷惘。

“哥，怎么啦？”华紫雨已经感到了他的心不在焉。梁辛墨也意识到了华紫雨的反应。对于华紫雨来说，这无疑是一种冷落。她最近似乎变得有些多疑，甚至问过梁辛墨，对她的感情是不是已经趋于平淡了。这让梁辛墨时时警惕着，处处陪着小心。

他正想安抚一下华紫雨，手机提示有电话打进来了。他一看，是父亲的，就说我爸又打来电话了，我得接一下。

“好，”华紫雨有点担心地说，“你千万别冲动，好好给他说话，可不许你顶撞他。万一把他气病了，你后悔就晚了！”

“嗯。我一会儿再打给你。”

父亲总是那么倔，不接听就一直打下去。梁辛墨知道父亲要说些什么，无非是再骂他一通陈世美，说把他的老脸都丢尽了，如果他真要和李月仙离婚，就当没生下他这个儿子等等，再拿他母亲的那几句遗言找他说事。他母亲临终时咽不了气，说若让她孙女遭了后娘，她是不能瞑目的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，平复了一下情绪，接通了电话。父亲的声音出奇的平静：“我请张先给你算了，甭看月仙没啥能耐，对我老两口也就那个样子，可她是你的福星。你要真是离了，就会倾家荡产，说不定还有牢狱之灾！”

他不禁哑然失笑。父亲为了拿捏他，连村里算命的张瞎子都搬出来了。真是睁着明晃晃的俩眼睛，竟然去向瞎子问路，就连李月仙还都成了他的福星！他想质问父亲，你知道我有多长时间没和李月仙同过床了吗？你知道我有多长时间没和李月仙说过话吗？你知道我有多长时间没正眼看过李月仙一眼吗？世上有这样的福星吗？但他还是忍了。尽管是父子，但有些话还是不便说，何况说了也是白说。他想告诉父亲法院已经立案了，但也忍了。不是他想瞒着父亲（反正李月仙收到法院的传票，就会向父亲

告状的)，而是不想让父亲一下转不过弯，晚说一天，也许父亲还能少一点煎熬。他只说了句：“爸，我已经四十岁了，你让我自己做一回主，行不？”

父亲没有立即回话，似乎在掂量着分量。这让他感到了一丝希望，也许父亲会被他说动的。再怎么说，毕竟父子情深。

父亲显然不死心：“我知道你翅膀硬了，儿大不由爷！你回来，回来给你妈扫扫墓。”

“我这段时间很忙，真的，过几天吧！”

“不行！再忙也得回来！”

梁辛墨有点想哭。

## 6

挂了父亲的电话，梁辛墨发现华紫雨已经发来了信息：“我先睡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吻你！”

他感到困倦，正要关闭手机，又有电话打进来，是万世全。

万世全是他的贫贱之交。在他看来，万世全是他的人脉圈子里唯一适合当官的人。虽说现在只是发改委主任，但却在政协挂了个副主席，级别

比他高了一级。多年来，他一直感到在自己的上层也有一个圈子，万世全就是其中的一员。虽说自己始终游离于圈子之外，而万世全就是架在他和圈子之间的桥梁，也是唯一可能把他拉进那个圈子里的人。

万世全喜欢和他深夜畅谈，尤其是在结束一场饭局之后，和他在一起瞎掰，上至时局变动，人事调整，下至趣谈杂闻，黄色段子，某个骚娘们儿暗送秋波，无话不谈。万世全在这时候来电话，定是又要约谈。若在往日，他自然会欣然前往，但现在他已打不起精神。他接通电话，不等万世全说话，就推说自己在市里，回来再联系。不料万世全来了一句“少扯淡！我在你门外，开门”，就挂了电话。

万世全肚子大，脑袋偏小，看上去上下两头尖尖的，就像梁辛墨儿时抽打的鸡蛋形陀螺。万世全黑着脸径直旋进来，拉过椅子坐下，不等梁辛墨关上门，冷硬的话语就像冰雹一样劈头盖脸地砸下来：“梁辛墨！你发什么神经啊，离的什么婚！你的前途还要不要啦？作死啊你！”

梁辛墨笑笑，来了个四两拨千斤：“有那么严重吗？不就离个婚，咋就和前途扯上了。”

“幼稚！告诉你吧，今天可不光是我要劝你，还有人让我警告你，不要后院起火。”



梁辛墨一愣，压压火气：“警告我什么？”

“还能是什么？抛妻弃子，乱搞破鞋呗！”

“放她妈的屁！他妈才是破鞋！”他在万世全面前用不着遮掩，直接动起了粗。

万世全换了个口气，说：“老哥啊，一个女人玩玩就是了，你还认真啦？人家李月仙可说了，只要你不离婚，在外边怎么玩她不管。”

“她倒是大方！”梁辛墨不由一声冷笑，“世全啊，这回，我还真不是玩的。”

万世全像吐葡萄皮：“完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什么女人勾了你的魂，迷了你的心窍啦？”

梁辛墨犹豫了一阵，像是不知从何说起，索性拿出手机来，打开一张照片，递给万世全。

“谁？曹，曹雪涵？！你那个初恋情人？”万世全看了照片，吃惊不小，但很快又转回了话题，“那更不行啦！当初她把你哄热乎了，却来了个人间蒸发，害得你死去活来的，你都忘啦？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，你还能在一个水坑里淹死两回？”

梁辛墨摇摇头，解释说她不是曹雪涵，只是很像。她叫华紫雨。